

圖書編



心象圖叙

人之一身內而五臟六腑外而四肢百骸達之事為而
 五常百行皆有象也皆可得而圖也然而主之者心也
 惟心則淵淵浩浩無際無際行舍止出入無時時明
 變化不可得而測也果可得而象之乎易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可于復而見之而人心獨不可見
 乎文王獨于坎卦曰習坎有孚惟心亨故于坎取心之
 象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于此可默識矣人混是該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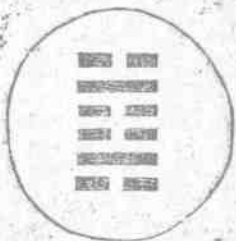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卷之四

心

真心識此一陽為主於內者是也凡一身之五臟六腑
 四肢百骸以及五常百行皆于此乎統之也豈惟是哉
 一身之中自其主宰謂之心其靈覺謂之性其不測謂
 之神其專一謂之志其發動謂之意其感觸謂之情其
 絀經謂之思其運用謂之才其名雖殊其實一也識其
 心而性也情也志也意也才也皆舉之矣况引而
 伸之凡道德中和仁義禮智孝弟忠信喜怒哀樂視聽
 言動舉宇宙內事何一而非心乎不能真識此心欲其
 操而存之也難矣故孟子一言以蔽之曰學問之道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有志立人之道者蓋亦自識其心

心象圖



形屬陰神屬陽一陽寓于
 陰之中坎之象也元海寓
 形骸之中心之象也即坎
 卦象以反求于身而心為
 身之主故欲脩其身者先正
 其心否則一陽為二陰之陷
 寧無損哉

圖書編

卷之四

心

易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大哉心乎其通天地人而一之者乎惟人能全此心則
 位天地育萬物泰三才而一之矣但人生天地間雖同
 具此心而不免淪於禽獸與草木同腐朽者不識心故
 也嘗讀易見文王於六十四卦獨於坎卦以心為言乃
 悟坎之卦象其即人心之象矣乎何也人之所以為
 陽而德合天地者以其有此心也乾純陽坤純陰
 艮離陽而偏於上下惟三則一陽在中也以此反觀
 身中至虛至靈非即坎卦之二乎人能存此心焉使一

爲主於內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非即道心惟微之謂乎苟爲群陰所陷而徇耳目口體之慾非即人心惟危之謂乎可見陽固不離乎陰而有以宰乎陰心固不離乎形而有以宰乎形心爲形役則道心即人心矣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人心不爲緒一遺哉噫觀坎卦心象而陰陽危微之介良可確也定故心不可象也而以坎卦象之所以自省而自儆也惟善悟者得心而忘象

古今說心考

書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維

圖書編

卷七十四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大學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政其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于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矜黨朋友非惡其聲聞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肢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圖書編

卷七十四

四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思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不用者由是則死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雖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羞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鶴大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

圖書編

卷七

五

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則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有存耳蓋寡欲可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於養心而主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邵子曰心為大極邵子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

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先天學心學也故圖旨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者

程伯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心要在腔子裏人

心緣境而生無時人亦不覺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

自家只是心須由自家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

不滯於一隅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

則無遠近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

無須更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

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善

圖書編

卷十四

六

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倣一

箇主念生奈何張天祿昔常言自約數年自卜著於便

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這心來制縛亦須

寄寓在一箇形像皆非自然君自謂吾得無矣只管

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係縛且中字亦何形像若愚夫

不思慮真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入書中常

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問欲為不善又若

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際也待其志使

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喪其他疾却

耳知他臟腑只為原不舊意意之却在修養家

程叔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到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程叔子曰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間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忘其紛亂則是真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勉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靜邪不能入無主則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甕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前

圖書編

卷七十四

七

一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

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渙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懼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程叔子曰心之燥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包所志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

心

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入之心正於見聞特小聖人盡性不以見聞爲具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龜山楊氏曰正心到敬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語仲素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麼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

圖書編

卷七十四

七

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必則知性性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有以心感物則其應必快惟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

明道見謝子純問其恃口賢知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子破他折難爲汗面亦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心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

歷年字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
理若見經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
庶幾漸明講學始有方耳

朱子曰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
動靜方無滲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
之所不至多矣惟遜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
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着力與
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
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
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

圖書編

卷七

九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

心在群友自然退聽

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
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
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
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耳所以明道
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斂入身來
自能尋向上去

人心常惺惺在此則四體不待約束而自入規矩只爲
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

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居一身之主以提
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覺者也不自覺而聽於
楊以狗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
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
心要活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

陸象山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寄隱不得至於
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
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名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
今日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
之中者也乃按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

圖書編

卷十四

十

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
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
心此理亦莫不同也

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
生及及富陽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
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
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
技間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嘗偶有齟齬者訟至

於庭微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劉先生曰問邇來斷屬
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伸本心敬伸
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只在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
破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是便出便好若一向去
便壞了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此理塞宇宙

如何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知此敬是甚麼

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爲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已又

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端指示人人

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

陸子曰心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令之學者只用心

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其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

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

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

此其地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

甚云小

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戰戰兢兢

開時候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鼠失一樹更無
住處

人心惟危道心推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

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

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

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

薛文清公曰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人心有一息之息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康齋吳先生曰心是活物渾養不熟不免搖動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又之然後

圖書編 卷二十四 十二

見吾此心之體昭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

隨吾所欲如馬之御衝動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

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

功其在茲乎

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包

膿血裹一大塊骨頭耳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

淫欲貪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鬪而悲窮

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

曰禽獸可矣

敬齋先生曰心有主則在閭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

曰其傳亦曲解一也然必知之深義之厚心方不動

陽明先生曰良知者心之本體無定無不處雖妄念之

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

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

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

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

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

無也故常其應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

寂動靜宜有事焉是之謂集義固能無快悔所謂動亦

靜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

挫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

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

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

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

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集義者也欲從

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雖強制正助之謂也是

外義者也

心之良知是謂理至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

順致之者聖人也雖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

不肯致之者愚不自者也

持志而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

閒心裏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看端拱清穆六卿分

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睨時心便逐

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加人要審官時便自

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能失

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

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問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其主宰

處說便謂之心心就其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為私欲

遮隔之始得盡便是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

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纔過當處子便是惡了不是

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

靜上用工夫是好但終自有弊人心自是不息底雖在

睡夢此心亦是流動如天運之化水無一息之停然其

化生萬物各得其所以動亦自靜也此心雖是流行不息

然其一循天理却亦自靜也若專求靜上用工夫恐有

動之弊動靜只是一箇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夫物理不外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也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時庵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以啓

圖書編

卷十四

十五

學者心理之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

物理之患也

夫士貴乎有天下國家之志有天下國家之志夫然後能有天下國家之憂而其視非義也雖一介若將墮焉其視民之饑寒愁苦與其厄於貪殘猛悍汲汲焉救之也如赤子之在膏火而同室在虎狼之口其身之毀譽禍福又奚暇乎計也此之謂天下第一流人品孟子所謂無待文王而興者也果何爲其然也混宇宙一氣也天地萬物一體也身家國天下一物也心也者天理明也聲音謀日月爲篇子無不照正太山不能虧日月之

光而照蓋知殷能服吾大聰明也子是故仰馬而星度俯而草木皆氣也皆道也即皆我也况于人乎是心也自堯舜謂之道心謂之中自孔子謂之仁謂之至善皆懼惡懼則所以擇乎此固執乎此耳上登之惠慶三代聖君賢相下觀之魯鄒濶洛諸大儒莫所以指謫所以放伐所以相授受其誰非斯義也乎

圖書編

卷十四

十六

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矣又爲無善無惡之說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約目之明耳之聰也虛

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聽之不可先有乎聲也目無一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萬物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也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先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即抑虛靈之中偶因感以觸發其機言不恰也即目患不能明不

不能辨耳患不能聰不患有學不能聞心患不能虛不患有惑不能應虛則靈七則因應無方為感應應為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善也其感也無常形其應也無定跡來無所迎去無所將不識不知一順帝則者虛靈之極也赤子無偏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惻惻惻惻者聖人不離加而塗人未嘗感也但塗人未免於乍見之後存入於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於不識不知之中而存入之私豈非蔽於擬議之伎耶然奎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則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程子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夫何謂廓然者不蔽其虛靈之謂也虛靈之蔽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施橫於中積而不化已落於迎意必之意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保四海自孩提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後取足於外而本來全體渾然全具學心之功雖自人一也百人十已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其體之上綱未嘗許有所增損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觀其初但憑吾心之聰明不足以盡吾天之知見張儀焉未嘗於外假借影響猶信之似自信以為吾心之真能達於

其目以擬天下之象各其耳以憶天下之聲其心以思之似拘滯固執之迹適足以塞吾虛靈之真體礙吾順應之妙用去至善益遠矣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雷霆絪縕絪縕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為太虛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暑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人心虛靈之體亦復如是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于思為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體是于思為慮雖謂之何思何慮文亦也此心不可生有乎一善是至善之極雖謂之無善亦可也五十條

心體論

心學傳自虞庭流派遠矣韓退之云孟軻死不得其傳陸象山自述其學得之孟子堂其詞甚言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溟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此理不同也此其善善之心

以聖人同而作聖之功亦易爲力也且悔昔日矜持大
勢未免博焉而寡矣矣於是單日用之功惟從心所欲
果爾此心本虛此心本靈此心本自知覺凡事之應與
物之接果自然天機之順適若決網羅出藩籠道通天
壤間也然穀不種而祇恃其畝畝之必產金未陶而祇
恃其沙礫之中藏既而成心存焉亦以爲本體之見在
段而機心營焉亦以爲妙用之時宜未幾覺之愈自悚
惕甚至爲夙夕默識隨處題察始自悟師心之非也始
悟孔子之從心所欲有矩在焉幾積五十五年而始不
踰也始悟陸子所謂聖無不同者不徒曰心而曰理且

指盡心之聖人言也惟其聖域之優入是以心理之大
同吾且未識其真心何敢遽同乎往聖雖陸子立大而
其功愈密於人情事變非徒守虛中之本體空濶洒之
情悅已也嘗以此求諸聖賢之典籍焉舜大聖人也乃
曰人心惟危湯大聖人也乃曰以禮制心孔子有舍則
亡之訓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大學云正心易云洗心易
其心薛薛若此者正教人辨危微存亡之機而求明此
理之同然者以自養焉耳然而未易辨也何也心之廣
大舉六合而無所不包心之精微指萬殊而無所不入
心之神明微乎毫髮而無所不用惟其廣大無不包

也廣而無量非生意而忘非虛無而忘非虛無而忘
必爲吾心之廣大也未易辨也惟其精微無不入也垢
微無澤莫非妙道而探索隱僻雖鉤玄鑿虛剖析虛
皆心之精微也未易辨也惟其神明無不周也縱衍含
張莫非圓機而與世推移雖神通妙解倏忽流轉皆心
之靈變也未易辨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焦火熾水熾
幻靡定將以爲遠也自生之日至於死之時凡寒思食
饑思食經營聲色計等貨財愛敬親友莫非此心爲之
運用雖終身不自著察而夫焉悉與知能孰得而離之
哉將以爲近也天理當機恆惺此類已私一動骨肉便

縱形坐神馳魂游魄離一睫之間恍然在几席之前忽
然在千里之外孰得而執之者也是故自聖人以至聖
人作德日休作偽日損心之勞還不齊莫非心也顧用
之何如耳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
無不善觀之行道之人不受囑贈雖特亡之後本心猶
有未盡泯者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於未喪
之先或指點於既喪之後竟念問念聖人在彼分無非欲
人自識其真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爲孩提也魯有
漸長不爲物引而誘者乎乞乞乞乞又囑贈曾有未保此
心而勿喪者乎聖賢之教人其意之真金不隨不

之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就指眾人見在之心而論
人同也然則謂之人人皆盡失其同然之真乎噫難言也
果真心之盡失則有志者猶得而辨之也惟其真妄混
淆能決死生於危迫不免計豐約於憂安天飛淵潛星
運雷閃而日用不知無論已間有志於心學而自窺其
功者非不欲鼓其氣以拓充其量而囊枯坐虛若幾於
廣且大矣然心不離乎氣而氣不足以盡心一任其氣
即非無方無體之本来也非不欲銳其見以鑽研其密
而窺測窈妙者幾於精且微矣然心不離乎見而見不
足以盡心一用其見即非不識不知之本来也非不欲

輝思爲以擬議其神妙而變化錯綜若幾於靈且明夫
然心不離思爲而思爲不足以盡心一涉於思爲即非
無聲無臭之本然也蓋太虛爲象惟心所現心識一展
空象皆無是宇宙本自無窮人心未免有看此盡心之
所以難而常與宇宙相隔越也然則聖人之同然者終
不可得而識之哉蓋與其求同於聖人莫若觀同於赤
子聖人水之海赤子水之源海雖窮源易見也何也赤
子之心何學何慮而其虛靈知覺廣大精微渾渾乎二
字言之無遺際無間斷也大人之心無所不學無所不
能其所以不學而能者未之有焉

知其所以不慮而知者未之失焉故大人不失赤子之
心而今德於天地也可見赤子即未污染之衆人而
人乃已汚染之赤子聖賢即已暴濯之衆人而衆人皆
未暴濯之賢聖者也此則在人反而觀之果未污染
乎果已暴濯乎果道心也良心也奉養乎字而勿失
可也一有汚染不得不加暴濯之功而日新又新庶可
復其天然之故若徒曰前念迷即凡後念悟聖聖而此
心之堅自即可日試於磨涅焉不思曾子之贊其師曰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以孔子之
皜皜不可尚有濯之必江漢暴之必秋陽也使遽以果

人見在之習心而未嘗暴濯者強同乎聖心且曰立時
聖位非吾所知也噫此大學所以言正心必先之以誠
意致知格物

無善無惡者心之體

心學肇自虞廷大闡明於孔門而心體則人人所同有
也以人人所同有者而人人不自知焉故言心者曰心
本善而無惡也曰心雖本善而其用流入於惡者亦心
也曰心之體本無善而無惡也天謂之本心良心仁義
之心皆自善而言也何以謂之無善無惡哉蓋人心之
體本自虛靈而以善惡爲用

得而有也況善本無方體無窮盡無先後內外續之莫得其緒求之莫測其端遂謂之無善無惡不知此即至善之全體也然心體虛靈人莫不信之矣夫虛之中果何所有乎猶目之明耳之聰以其虛也目虛無所不見耳虛無所不聞何其靈也虛靈之中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本無色聰之本無聲也目無一色固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固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固能盡萬物之善者乃探索於事事物物之間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為應事事物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目室其虛靈之體非止至善之謂矣于

此欲矯其弊何不直指太虛之體以端中正之趨謂靈扁中裁淵淵浩浩未易測識此乃天命之性為人心同有之至善而一毫人力不與者也故不曰至善而曰無善無惡焉蓋知目不可先有妍媸之色未嘗無明也特其天明不可得而觀焉爾耳不可先有邪正之聲未嘗無聰也特其天聰不可得而聽焉爾心不可先有善惡之念未嘗無靈明也特其虛靈不可得而執持焉爾夫聰明即耳目之善靈明發竅為耳目之聰明即心之善也因明之不可執即謂之無明因心之不可聽即謂之無聽因虛靈不可執持即謂之無善也

心之一端言之人之於親莫不知愛凡溫清定省一節於此心之愛也即此愛親之心以及觀焉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謂之無可也然孝子有深愛者感于無形聽於無聲而慈母不可解於秉者謂之有也非歟此正明時德視民之官體而為人心本然之至善也故君子欲流不觀惡懼不聞未保此心而止至善焉非先求一善以安排於中謂也然則即愛親一端以推之萬善何莫不然而至善之心體可識矣或曰大學前云至善後云正心則心體不可以無善言也明矣而子又不專以有善言之何也曰至善者人心自有之天則應用萬變不齊真體一定不易固通寂感有無而一之者也俗儒執名物故滯於有楊墨耽空寂故墮於無執謂心而可以有無偏言之哉觀大學言有所則心不正而無所則心正可知矣不正則不善而心正則止至善可知矣是心本至善何必言有心本無所安得謂之無善哉予不欲以有無偏言之者謂心體包涵有無原自至善特不可以有所自窒其心耳何也道心惟微雖通微生於中也然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心則無思無不通為人之心是誠常覺存乎中也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無不知焉武有

以氣定誌心者然氣有呼吸心無喘息其殆御氣而不
滯於氣者乎或有以疑神見心者然神本不測心則不
貳其殆不神之所以爲神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固
有感即通也然無感非生感非後當其感時其無感者
安在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同感之各當也然未發
非內發非外當其發時其未發者何有也無時不然非
心乎然時有晝夜心則通晝夜而一之雖與時偕行而
心非時也無物不有非心乎然物有彼我心則合彼我
而通之雖因物以付而心非物也以空狀心者謂見無
所見得無所得必欲息念以歸空認理爲心者謂即事

圖書編 卷十四 十五

即理即理即心必欲殫精以析理且不思真至妙理何
異同也即此觀之可見是心也非內也非外也亦非內
外中間也非生也非滅也亦非生滅接續也非顯也非
密也亦非顯密貫通也雖廓然寂然萬象本自森然雖
萬感萬應一真渾無增減此心原自至善何可以有無
偏言之哉諒哉心不可得而形容也惟其不可形容此
心之所以爲至善而不可專以無字象之也若曰至
善而曰無善無惡者其體也不曰止至善而曰不修善
不造惡者其功也則五經四書所云克己復禮善主善明
善擇善之說皆可廢矣立言垂訓者尚其慎之

六人不失赤子之心

天地至大也與天地合德者大人也夫天地覆載其
無垠而世未有能窮其際者人以渺然形軀處覆載間
謂其德合天地已不勝其感矣孟子乃曰大人者不
其赤子之心也凡民之生孰非赤子則凡爲赤子者
大人乎哉無怪乎人之感激甚矣然其所以感之甚者
豈有他哉聖學不明世多豪傑之士耳故語之以合德
天地莫不竊且駭既以爲不敢爲語之以赤子之心摩
不忽而易之又以爲不足爲此大人所以不恒有也然
天地大矣非大之以覆載之形體也乾知大始坤作成

圖書編 卷十四 十六

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言謂乾坤之廣大有外于知能
之易簡乎赤子誠小矣然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不慮
而知者其良知也觀其甫離母懷即能啼號其所以能
啼而號者實感焉否乎哺之以乳即知含咽其所以知
含而咽者實慮焉否乎是赤子之知能即乾坤易簡之
知能也若大人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參贊位育皆其
能事豈知能獨異於人哉其知也不思而得此知之所
以爲天明而無知無不知也其能也不勉而中此能之
所以爲天能而無爲無不爲也故曰易簡理得而處位
乎其上也可見知能一也在乾坤曰至簡至易在大人

慮以清其良知之量其不慮者如故焉不慮而知即不思而得而與易知合德者此也學以清其良知之量其不學如故焉不學而能即不勉而中而與簡能合德者此也信乎大人與乾坤同其大要在不失赤子之心而已矣或曰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中庸乃云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何歟曰心量無窮盡心之學亦無窮孟子止蔡明赤子大人若不同而其心一而已矣是心也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此也昭昭之天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無窮之天也故云堯舜其猶病諸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歉也

圖書編

卷三十四

五

窮之生理而未之露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大人與之合者只在不失赤子之心而足矣天地果何心哉曰天地每歲冬至一陽初生日復故易謂復見天地之心而萬物有始矣由此時有春夏秋冬不同而時行物生出震齊巽見離役坤說兌戰乾勞坎成艮亦以時異要不失乎一陽來復之初也是天地之心即一陽來復處見之二歲如此歲歲皆然前而往古後而將來靡歲不然然則天地之大生孰非一陽來復之心乎噫是元陽也其端雖甚微而無窮之生焉特從此出但自造化言則云乾知大始云復見天地之心有生民言則云不慮而

自不思不勉在赤子曰不學不慮一乎二乎欲自解其惑者及而思之當自得之矣然此至易至簡不學不慮者莫得而名狀之謂之純一無偽可也謂之真誠不雜可也謂之純粹至善可也謂之元精不貳謂之渾沌未開謂之大璞未琢皆可也孟子即人之所自有者指為赤子之心是心也知能所從出也奈何情竇稍開則知誘物化百誘皆攻機械熟而醇醲漓矣而此心在人終有不可得而我者試觀一切常人日為智識營絆以自蔽其本然之良知此心若若亡之殆盡也一或有所感觸未嘗無惻隱羞惡之發果待學之廣之然後惻隱之

圖書編

卷三十四

五

羞惡之乎泛觀一言一動間之即應感之即通起居食息皆不待學慮而當其則者果何物也人特不肯反躬默識以擴而充之所以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耳大人則不失此心也謂之不失或減之絲毫失也或加之絲毫亦失也何也此心天然自有無將迎無留一滯無內外隱顯圓融透徹流動變化雖絲毫不可得而加損者已悉具於赤子之時也故大人與赤子異者自少而壯為老其形體容貌有不同也德行言辭政事文學有不同也富貴貧賤窮通得喪有不同也而其心即赤子之心未之夫耳

知云赤子之心自學者言則云復以自知云演是識其
 真心其實一也惟大人爲能不失所以與天地合也譬
 之谷種生意已完具於中一得水土而萌芽露焉赤子
 其谷之萌芽乎大人其谷之秀而實乎心即谷種是也
 方其萌芽萌芽而苗秀華實已無一不備及暢茂條達
 而苗碩焉却於萌芽未常有所加也雖農功耕耨收穫
 必以其時而結實之後其谷種則依然如故矣可見收
 成之谷種固不異乎萌芽之谷種大人之心豈異乎赤
 子之心哉雖然從其大休爲大人聖學易簡有如此其
 如心本大而人自小之何

四端人心配合



少陽木之性仁寬裕溫柔有容少陰木之應也三六
 元坎離歸極仁至而義達矣乎之化
 少陰火之性禮齊莊中正有敬少陽火之應也三七達
 元艮兌歸極禮備而仁行矣乎之化
 大陰金之性義發強剛毅有執太陽金之應也四九達
 元震巽歸極義蓋而禮貞矣乎之化
 太陽水之性智文理密察有別大陰水之應也二六達
 元乾坤歸極知哲而仁立矣乎之化
 水生雲木生風火生暑金生寒水之木生雷木之火
 生日火之金生露金之水生月雲雷生怒風日生暑

暑露生哀寒月生樂水水生仁木火生禮火金生義
 金水生智怒合仁水木升而太陰金化達矣喜合禮
 木火明而少陽木化彰矣哀合義火金和而少陰火化
 貞矣樂合智金水融而少陽木化流矣水木父子之
 仁也火金君臣之義也木火賓主之禮也金水賢否之
 智也仁至義盡禮恭智括大和元氣流行於四時者聖
 人之天道也

朱子曰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
 輕議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
 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四時故陽之初爲木

爲有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
善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
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
則已盡伏於中故其類如此非是假合傳會若能默
會於心便自可見正亨利貞其理亦然
性是本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涵具萬
理而綱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
言孟子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說素明雖
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蠹起往往以性
爲不善孟子性善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

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于
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若
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
架不是個能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總感中間便應如赤
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
如過朝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
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
感而應所以四端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
四以未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察然有條若此則
性之善可知

此圖出自石公數段即其說以朱子後二段觀之自
寬渾融蓋性不可形容孟子指出四端正見仁義禮智
我所固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中庸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之意也若以四端截然畫爲界限一
配以卦數方位苟不善體會而執泥名象未免分裂拘
滯之病性學愈晦愈矣噫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
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後之論性者
得無失之鑿乎夫心也性也圖而示之難矣况可穿鑿
而支離其說也

見自本心

夫學貴自見不自見非學也然見之難矣見者見自本
心見所不可見也未發之中是也故心無形而常善形
局形則視理惟形昧矣心無事而常善事徇事則痛心
皆事措矣昧以枯其能見乎雖見見彼非自見也見彼
者自見之障也是以又貴自及也語稱心外無事事外
無心者非心事對也正言心之無事也昔有以水波喻
者近之心水也事波也非水無波非心無事則唯水唯
心而已寧有波有事乎彼學者見波遂至迷水見事遂